

# 跳开救市谈“购房入户”更靠谱

【中国观察之榉榉专栏】

最近,“购房落户”的议题被炒得很热。前两天,有北大教授杨开忠建言京沪等大城市出台购房落户政策,以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2月10日,《南方日报》又报道了广东省房地产商会、省房协等机构向省政府提交包括“购房落户”在内的刺激楼市之建议。

相关建议被舆论批判得体的无完肤,实乃意料之中。譬如,易宪容就批评此举会抬高房价,并涉嫌歧视低收入者。舆情汹涌,并不意味着相关建议完全没有被采纳的可能。有例为证:去年底,成都市已正式出台了购房落户新政;今年1月19日,武汉市发布了相关购房落户新政的细则;1月20日,重庆市推出的“2009年房地产市场刺激新政17条”,也包括了放

宽外来购房者入户限制的相关内容。会不会有新的城市加入前者的行列,我是完全有可能的。

购房落户真的不可行吗?我认为,在户籍改革长期不能取得明显进展的背景下,购房落户不仅合理,而且也是一项公民权利。中国人都非常不习惯“中国人暂住在中国”的怪异情景,“购房人暂住自己家中”则更为荒诞不经。所以,在目前国情下,购房落户反而不失为户籍改革的一大进展。

那么,这一政策受质疑的原因出在哪里?我认为至少出在两方面:一是出台的背景不合时宜;二是出台的动机极其错误。如果大家记忆力不坏,应当记得,上世纪末,我国停止福利分房初期,全国大部分城市都曾推出购房落户政策,以刺

激楼市。后来当楼价高企,房地产市场一派繁荣之际,许多城市陆续叫停了这一政策,目的是为了控制户籍人口过快增长,减轻城市公共福利供给面临的压力。现在,当楼市一片萧条,专家与政府又重提旧策,功利主义倾向昭然若揭。

让户口成为调节楼市的经济杠杆,无疑是可悲的。也许这些地方政府在主观上并无此念,但在实践中,正是政府将户籍赋予了太多公民权利之外的内涵,才使得公民本身并不能完全支配这项权利。假如,购房落户是一项长期坚持的政策,或者,外来人口也可以充分享受本地人口同样的权利,那么“购房落户”不可能影响到楼市价格,更不可能被商业经济所利用。

难道落户这项公民权利应

当服从于发展商的需要?在现行户籍制度下,落户不仅是外来人口的权利,同时也是一种公共福利。发展商作为纳税人,当然应当享受政府服务,外来人口作为纳税人,也不能例外。尤其对于购房入户的居民,能够拿出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资金在当地置业,足以证明其在当地的贡献以及“长住”而非“暂住”的事实。政府不能在征税方面速度很快,在公共福利投入方面却慢吞吞。

跳开救市动机谈购房入户,才是靠谱的。既然户籍不能一下子放开,那么先让一部分购房者“长住”起来,无可非议。至于入户可能带来的公共福利压力,则不应成为牺牲公民权利的理由。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

# “每人发一万”是对公民权的提醒

■热点纵论

温总理前不久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说,老百姓不消费,要看手里有没有钱。这是句大实话,现在,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用他惊人的建议给“有钱才能消费”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注脚。

在出席中国企业家论坛时,张维迎提出:可以将近两万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的一半分给老百姓,另外,国有上市公司的40%股份也可以分给全体国民,这样加起来,每个中国人都能拿到一万块钱,一个五口之家能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刺激消费效应。对于张维迎的大胆建议,中投总经理高西庆随即提出了反驳,理由是分散

外汇储备不利于中国和外国打交道,另外,即便给老百姓每人发了一万块钱,工人和农民工也一定会把钱存起来,并不会去消费,更谈不上刺激经济。(2月10日《东方早报》)

用外汇储备和国有股份给每个中国人发一万块钱,很多专家说“有点学术气”,但我倒是觉得,根本没必要纠缠于张维迎这个惊人建议的本身是不是可行,而更应该关注其背后的理念——在金融危机肆虐下,国家应该让出一部分利益给老百姓,也就是说,国民财富应该在政府和百姓之间重新进行分配,财富分摊到老百姓手中,或许比集中在政府手中时效率更高,也更能约束国民财富的代理人,也就是那些国

企的高管们,让他们更有危机感和责任意识。

长期以来,我们虽然一直在说国有资本的所有人是全体公民,但事实上,这个所有人很大程度上是被虚置的。作为国企的出资人,你不仅不能行使所有人的权利,甚至都不知道那些代理你打理财富的国企高管们,他们到底拿了多高的年薪。前天传出的中国版金融国企高管限薪令之所以引来如此多的关注,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国企所有人也即全体公民权利被虚置后油然而生的焦虑感。

张维迎给全体中国人每人发一万块钱的建议虽不现实,但落实国民权利账户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外汇储备和国企股份的一部

分分散到了国民手中,那么,“出资人的权利”自然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虚无缥缈。作为手握外汇储备和国企股份的出资人,人们可以用脚投票,否决那些浪费纳税人钱财的投资行为,赶走那些敢于权力自肥的国企高管。可以不夸张地说,如果国企出资人的权利落实成了具体的股份,一些国企投资失误、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顽疾,当可在很大程度上被解决。

上海政协委员刑普建议政府给全民发千元红包时,曾被舆论斥为异想天开,但后来,东莞等地已经先后开始发放红包。如今张维迎建议国企股份和外汇储备部分分配到国民手中,我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只是痴人说梦。(冬晖)

## “公车采购清单”需要官方升级版

■公民发言

重庆一网站转载了一份九龙坡区“公车采购清单”,清单中列出了约400辆车,其中包括奥迪、别克等豪华车。记者调查发现,江津、城口等地部分官员存在超标违规配车。(2月10日《重庆商报》)

九龙坡区政府采购中心否认了“公车采购清单”的真实性,然而问题并未终结。政府采购中心说网帖中90%的内容是虚构的,那么“官方版”的、真的清单,又在哪里呢?如果官方版的真清单公开透明、易于查询,“假清单”根本没有诞生的可能,即使诞生了也不会引起广大网友的强烈共鸣。

如果官方公布的信息模糊且不完全,网友不愿意去查询、不相信其内容,而是热衷于追捧“民间版”清单,就是

毫不奇怪的事情了。比如,大渡口区采购中心肖女士称,不方便透露具体是什么单位采购公车;无独有偶,江津区夏坝镇财政所杨主任称,是购买了一辆轿车,但不愿透露车型和价格。这就奇怪了,采购公车的信息都是对外公开的,何来“不方便透露”和“不愿透露”?请问,这里面有无猫腻?“官方版”清单的真实性、有效性是否存在让人生疑的地方?

哪个单位在买车?这样买车是否符合规定?买车时说是谁人使用?实际上是谁人在用车?等等等等,这些信息,都需要“公车采购清单”的“官方版”去完善升级。而政府自己首先要重视这个“官方版”清单,不要以为清单只是应付老百姓的一张纸,而要发自内心把清单当做加强公车监督管理工作的一把利器。(李辉)

## “消费券抵工资”有悖依法行政

■公民发言

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提出扩大发放消费券的设想:“书记、市长带头,到1万多名公务员,有可能的话,再到国家拨款事业单位,这些公务员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要切出5%至10%,以消费券的形式发放。”(2月10日《都市快报》)

和其他工作一样,公务员也是一份职业。就像企业不能违背劳动合同约定以券代金支付工资一样,政府也不能以券代金支付公务员工资。

拉动内需、刺激经济,与企业抱团过冬,这些目的不能以牺牲公务员合法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来实现。在经济不景气

的情况下,公务员是否愿意多消费,是自己的事情。对此,政府只能引导和提倡,而不能强制,否则,就与依法行政相悖。

提到依法行政,我们常常把目光聚焦在政府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上,事实上,政府对内部职工合法权利的尊重也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想想看,如果政府连自己内部职工的合法权益都不尊重,谁又能保证有一天不会漠视我们这些外部人的权利?反对以券代金为公务员发工资,是在维护政府依法行政的品质。

杭州决策者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但还请他们千万不要为此绑架了公务员的合法权利。(王攀)

■醋溜文坛

## 作家应该PK国足

2009年图书订货会上,《杜拉拉升职记》、《人事总监》、《一个外企白领的日记》、《决战大学生就业》这类图书相当火爆,一家专业文学报纸用一个多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一事件,还称之为“业余PK专业”,结论当然是专业作家写不过业余作者。这可能是一篇励志报道,鼓舞作家要逆市而上,与业余作者试比高,早日把他们摞倒。

我却从中看到文学失掉了自信。

作家不争气已经是个常识了,纯文学像个可怜的弃妇

在路边自怨自艾,全国人民也都看到了。中国人喜欢痛打落水狗,纯文学这只落水狗还特别好打,唾沫棍棒乱飞,作家连连还口的机会都没有,在和韩寒的论战中,有几个作家好不容易雄起了,还被人称作作是“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仔细看看,还真有点像。看着实在让人心酸。

其实这也没什么,韩寒是个可爱男生,爱管闲事,貌似恨不得灭了文坛,实际上还是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的翻版。倒是那个风光无限的郭敬明,又是加入中国作协,又是出任

一文艺出版社副社长,一颗红心紧跟文坛,远离是非,实际上只是一个精明又势利的商人,借着文学的外衣,打着发文学财的小算盘。所有文坛是非,关我屁事,我只是出来打酱油的。可笑的是,作家们还是喜欢这个对文坛冷漠彻骨的写手,连他抄袭这事都不管,有钱就是大爷,小郭被带病提拔当了副社长,也没见一个作家发飙。倒是韩寒打个喷嚏,作家都要感冒一大堆,恨不得当了他爹,下一秒就灭了这小子。见过智商低的,没见过像作家这么智商低的,并且

还势利。

现在有人又借图书订货会来说事,让专业搞纯文学的作家PK业余作者,明摆着是在损作家的。那些在图书订货会上火爆的作品,就是一个傻子也能看出来,那不是文学,就是励志读物而已,根本就摆在一个舞台上PK。犹如安徒生童话《各得其所》中描写的一样,宅邸里的老爷,牧鹅姑娘,流浪的小贩,各自站在应有的位置上,各得其所,没办法比。这样的PK,显然是在作践文学,但作家也都认了。有文学评论家

就认为,这些业余作者文学素养很高,比那些老作家写得好。还有人认为,严肃作家严重与市场脱节。

与气势汹汹地讨伐韩寒相比,这次作家们集体失声了。一个为作家代言的专业文学报纸莫名其妙地让专业作家PK通俗读物的业余作者,作家居然也都照单全收了。看来经过2008年的风雨,作家们的心理素质过硬多了,再多的唾沫也不怕了。这家专业文学报纸其实一点也不专业,跟作家PK,也只有国足才有资格,看谁更像阿斗。鱼在洋

■强词多理

## “风筝”原是间谍工具

“风筝”最早是“铁马”(风铃)的别称,宋代时才具备今天所说的“放风筝”的含义。

明人陈沂所著《询刍录》载:“风筝,即纸鸢,又名风鸢。初,五代汉李邕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作声如筝,俗呼风筝。”可见“风筝”最早的名字叫“纸鸢”或“风鸢”。《续博物志》的记载甚至说风筝还有医学用途:“今之纸鸢,引采而上,令小儿张口望视,以泄内热也。”

关于“风筝”的起源,最邪门的说法是“风筝”乃是间谍行为。刘邦建立汉朝后,不久赵国的相国陈豨(读xī)自立为代王,开始造反。刘邦亲自带兵讨伐,终于灭掉了陈豨。陈豨的造反牵连到了大名鼎鼎的韩信。韩信和陈豨私交很深,当年陈豨被任命后,曾向淮阴侯韩信辞行。韩信拉着陈豨的手在庭院里漫步,仰望苍天,满腹幽怨地说:“您管辖的地区,是天下精英聚集的地方;而您,是陛下信任宠幸的臣子。如果有人告发您反叛,陛下一定不会相信;再次告发,陛下就怀疑了;三次告发,陛下必然大怒而亲自率兵前来围剿。我认为您应该早作防备,如果您对朝廷有什么想法的话,我愿意为您在京城做内应,这样,天下就是我们的。”

为了给陈豨做内应,韩信派人制作了纸鸢,放飞到空中,想用这玩意儿量一量刘邦居住的未央宫的远近距离,以方便闯入宫中捉拿刘邦。这就是《事物原原》所记载的:“风筝,古今相传,云是韩信所作。高祖之征陈豨也,信谋从中起,故作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以穿地隧入宫中。”韩信量一量未央宫的远近,是为了挖掘地道通往未央宫,攻刘邦那个措手不及。当然这个计谋没有得逞,陈豨和韩信都被杀身亡。不过“风筝”这一发明创造却就此流传了下来。 许晖

■精神高地

## 羽生一书生

说起中国的新派武侠小说,梁羽生和金庸当之无愧是两个扛鼎人物。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金梁并称,一时瑜亮”的美誉。

我手头有本梁先生的散文集《笔花六照》,遗憾的是至今未曾看完,里面他写了许许多多的旧人旧事,流露出深深的缅怀情结。有些事情很好玩,见事见人见性情,不妨拿来看看。梁羽生1961年曾经在香港《商报》上连载了以武则天为写作原型的小小说《女帝奇英传》,后来,这部小说未经他的同意就在内地被盗印出版了,于是有人就怀疑他有意讨好江青。他听了后,很生气地说,武则天能文能诗,不论好坏也有政治才能,江青连慈禧也比不上,凭什么比武则天?我的《女帝奇英传》1961年就在香港连载了,那时候江青在政坛上还没有出道呢!于是,水落石出头,没人再说什么了,而他一个较真的书生本色也呼之欲出了。

梁羽生的一生与诗词、武侠、棋事是无法分开的。他写了那么多的武侠,然而,据他自己的文章说《著书半为稻粮谋》,因为武侠小说的“市场价值”比严肃文学高,还可以养家糊口,不至于像古代文人那样潦倒一生。他真正喜欢的文字是中国的诗词,他在古诗词中寻找写武侠的灵感;真正愿意做的事是——下棋,围棋、象棋,他都很厉害。一本《笔花六照》,但却很喜欢他的那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所以,他的晚年避在异乡过得很安静。

有人曾经劝说梁羽生也像金庸那样办个报纸,但是,梁羽生说没有那个兴趣。他说自己“胸无大志”,虽然不特别喜欢柳永的词,但却很喜欢他的那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所以,他的晚年避在异乡过得很安静。 “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这是蔡自珍的诗句,梁羽生曾经谦虚地引用过,如今,他真的乘风运行了,让人难免痛惜怀想啊! 李晓巧

■异域写真

## 奥巴马也“仇富”

牛年的大年初四,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发飙了,他对华尔街高管获得巨额年终奖一事表示强烈谴责,斥之为“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用“可耻”一词来形容。原来,纽约州审计处最近公布了一个数据,2008年华尔街雇员的年终奖总和高达184亿美元,虽然较上一年度减少了44%,但仍和2004年华尔街鼎盛时期持平。

原来非只中国人,敢情连美国总统也“仇富”?

有好事者曾对“仇富”一词下过定义:对富有者表示愤慨;用非理性方式向富有者甚至向社会发泄愤怒情绪。对照一下,奥巴马的“仇富”大约属于前者,而雷曼兄弟公司里的

一名资深员工则显然属于后者。那是在去年9月份,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的第六天,CEO富尔德走进健身房,一名正在角落里举杠铃的男子,一声不响地走近他,挥拳便将他打倒。

这名资深员工之所以对富尔德动粗,当然不光是因为老板长了一张“欠揍的脸”,而是因为公司就要破产了,还对遭解职或主动辞职的高管,发放了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的“特别薪金”,富尔德本人更是拥有4.8亿美元的资产。显然,高管的天价薪酬,对深陷经济危机中的民众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正因为如此,富尔德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场内国会议员、场外抗议者,都不约而同地痛骂其为

“恶棍”。

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华尔街更是风暴的中心地带。奥巴马提出的救市方案刚获得众议院批准,参议院也正在考虑一项新的金额更大的救市方案,在这样一个风口浪尖上,受资助的华尔街竟然给高管们派发如此巨额的年终奖,怎么能不削弱公众对政府救市计划的支持呢?

我想,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无缘无故的“仇富”,中国人之所以“仇富”,美国总统之所以“仇富”,不是因为天生有敌视财富的基因,而是因为财富的获取手段、占有程度,以及富有者的“富后行为”,超越了大众可接受的限度,突破了社会道德乃至法律的底线。 卢荻秋